# 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二

卷第八十二目錄終

#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 書二十五

### 與唐存憶侍御書四 庚申

去歲見國步瀕危不勝痛心故輒奏狂妄之言伏承批答剴切歎悉具見盛懷殆後痛愈甚故其言愈妄愈狂未蒙裁示更仰周愛深情雖然今日事更危矣明公爲社稷計非備三策不可

矣儀丁其時猶敢自愛乎三策者一爲救急着一爲出路着一爲根本着救急着者即儀前書所言守京師衛三輔及勤王之說也然澶淵以戰而勝靖康亦戰而不守孟子曰守曰去非一策也今日但當有于忠肅之心恐不能盡守于忠肅之策則必有道矣然齊魯宋衛一望平原輕騎相躡日可數百里道無關隘兵難斷後必不可搘足一步縱或得至而江南爲奴酋注目

之地子女玉帛之懷一日未忘則江南一日未
得安枕且湖海自有姦人捍内當先於禦外萬
萬不可爲傲倖之圖所幸關中一片地不唯形
勝甲天下　高皇帝宿所營卜且民風椎魯狡
夷非所丞涎西陲羌虜無隙目下猶堪頓息此
所急宜留意也然而道出洛陽則事多可虞勢
必不達惟預備井陘一路思置身於險使追者
不易入隨者不易逃急入潼關發兵四阻連絡

兩川直通荆楚襟帶江南恖圖恢復則天下大勢尚有三面河北河南縱有蹂踐必難自立此出路者也西都乃
高皇帝衣冠所在自大江以南吳越豫章粵閩滇蜀無不扼吭於此雖曰東南半壁實居天下之大半也使兩都皆失國家更無根據故使六軍親臨則敵人全勢壓此必不能以柔脆而當獷悍以平原而阻驍騎以下流之形而逆建瓶之勢使朝廷自入關中則

虜有所絆必不敢遂下乘其顧盼之間得二三重臣鼓勵人心自操權重便宜措置廣作招徠如光弼之守太原如宗澤之守舊京護淮以蔽江封海以固内則猶可爲也此中無可緩急之人明公所知也唯一誠意忠義暎徹倚爲長城令四營之事盡付其手方圖實力操閱另成規擀士卒勇躍偏裨革心老成有識加額私慶側聞廟議欲將鄭召綢繆都城甚盛心也然使京

師之人心猶未與京營之文帥皆協一則功縱不成亦如張許之力竭而後死無不可也明公度之能乎否乎今日京營之事如滿堂皆醉臣盜臨門欲使一醒者呼衆醉者而率之鬬醉者未及豁目而盜已遍肆屠戮矣進不成其功業退不成其忠義豈不惜哉今㒺中將有特疏懇爲責成專任但恐朝議不協致有改移在誠意必以趨上爲忠在朝廷難從大帥及汗㒺中事

必不可爲矣故舊兒弟唯有白衣冠以送之因遠身避地涕泣而辭　孝陵耳尚何言哉今誠意義不可自言而南疏以初聞國卹未便即發唯朙公爲社稷留意儀生于末季自分必死冒昧上言自知出位然其心則可對朙公已

寄唐存憶中丞書五　辛酉

六月間南中郵便奉短書及所刻武備志而旌旄已西其書想尚在浮沉間也不肖鍛羽長安

至嚴冬始回鑾車蕭零之感當動遠懷茲以尉
尉之便草率附候今天下脊脊多事矣夏間所
奉書爲天下所憂者三一則秦中久有圖讖妖
人必妄有希冀一則黔蜀諸夷久懷仇釁舉天
下而釁其師銳必有意外之謀一則蘄黃荆襄
自古晉亂之地今國仇之裔柯陳徐譚蔓及十
萬一呼而起禍且流於貴屬今不幸而其言半
中始於蜀而不始於黔國之不幸也亦謂發者

之過也泰之妖人中有爲之根底者其禍頗大幸同郡相君發其謀未敢遂猖然其憂終在也至貴屬剝膚之災恐終於不免先事之防王文成有前謨在東南有明公朝廷自可安枕然素知轅門無勁卒軍府無專權養威於衆釁之前覽柄於未變之日泰山土壤望不棄於明公耳禹尉里中舊識之才可幹辦恃知附函不盡耿耿

寄唐抒憶少司馬書六　乙丑

元儀從事危邊倏忽三載故疎候左右罪戾罔極聞明公齒頰餘芬猶不以爲非夫也儀何修得此於明公哉聖明特達簡在樞二外壤內寧拭目以俟儀幸不死於邊不死於法奉歸綸而去矣但棄前路遺親喪勉承明詔欲稍有見耳而積勞徒以叢罪賊在何以生爲悠悠故山身雖未死而心實死矣有愧知已非言可喻此中

情事非去國者所敢言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而欲舉已得者棄之所大惑也據海之勝以坐銷敵心而將來者必舉水師艨艟而廢之此儀之所大惑也袁大叅極論錦右不當撤而人不信今棄遺糧數十萬軍民慟哭流離西虜生心焉知東虜不亦乘其後乎其言可思矣水師之事儀今聊爲明公一言異日亦或有思之者然以明公在樞天下事必可爲儀直杞人耳

與劉勿所大行書一 時有使朝鮮事後不果行　庚申

元儀為童子時從先水部聞明公吳江之政先水部以循良名天下然未嘗不心儗明公也繼讀明公南垣諫草則元儀已為諸生略知當世事矣未嘗不心儗而願從游也十餘年來明公甫起家田間而元儀亦困於有司不得從明公如所志然私心嚮往不敢一日忘也夫天下之往明公者多矣豈在儀一人然儀之所以自言

不休者以儀之所往於明公者非夫人之望於
明公者也自萬曆親政以來天下多中人而無
異才多良吏而無豪傑豪傑者建非常之功立
非常之節上足以耀古人下足以垂後世非若
今之人偶負一時之虛譽受舉朝之推轂挾
主上之威令操生殺之大權左籌右畫漫無成
算驕己凌人恣睢自用之謂也然則儀之所望
於明公者惟明公自料能知之若今之人亦安

知其與彼已之子深淺何如哉今明公將銜命外藩矣非常之機非常之原具在於斯儀雖疎賤敢無說而處於此不知明公此行也將以爲國告急體宜柔遠姑以應其求乎亦以敗衂之餘理宜弔問姑以慰其心乎亦以封疆之患彼此共之將以聯絡聲勢坐鎮其地以固其心張其形乎慶廟堂之所望於明公者不出此三者也使明公之所自許亦不出此三者則以明公

之明智膽略處之裕然不必有深謀遠惟洞心
灼肺之事亦不必爲開誠布公虛衷博採之圖
儀不敢向明公竭一愚矣如明公知非常之原
黎民所懼而豪傑開之非常之機衆庶所失而
豪傑乘之則不唯宣威遐裔而實所以盡力本
朝功振萬古名垂千禩在此行矣儀雖疎賤敢
拭目而望焉軍書匆遽不偕片晷垂一言而教
之幸甚

與劉勿所太僕書二 辛酉

往以先人與吶公有因緣適傳朝廷欲使吶公東使故謁其尺寸之懇附喬將軍令子奏記後使事不果而不肖書亦想浮沉不達矣往與次公游次公深許之後見門庭太廣故復自遠今年落第時得一遇長公又匆匆別去儀於吶公世爲通門然其交在遠近之間吶公或未知儀也儀一闊踈男子耳其不顧世忌不避艱阻欲

以赤心自意報　明天子累世培沐之萬一此
精神炯炯可以仰質　二祖　十宗於天上固
不必明公知亦度明公胸懷洞然必不能外儀
也今天下事急矣而朝廷始用明公明公於蜀
事具有成畫朝廷當即假之節鉞而復欲使明
公爲人贊畫京卿之體貌不卑贊畫之規制有
定即明公纓冠之救不復顧此小節然爵之形
勢不可不先論也今制臺自關中至漢中趣保

學固足以通棧道之一線然使夔府失守巴峽
之險盡以與人則荊襄之盜必有起而應之者
荊襄盜起則中原震而共順流之勢又可以扼
江浙之命江海之盜世所妄傳佘山王者固無
其人然鹽魁盜藪一呼數萬亟涎爪揚妄意舊
京非一日恐自此震動天下不復定矣適欲出
國門而遇錢受之兒謂閣公在涿鹿急馳索一
賠望閣公急與制臺計分兵往荊襄坐鎮夔門

而以銳師入偏沅衝其腹心朝廷之上當即假
以節鉞聽自爲進止而因擇一士召合義從建
大將之旗鼓自江而泝上流先以定服荆楚江
淮之人心明公即駐襄陽招合壯士急趨夔府
而陰合楚黔土司使備兵從偏沅之役俟召合
義從者至明公即命將諸土司而入明公坐夔
府兆輕動使巫峽之險如金湯此上策也及涿
鹿而明公行矣不肖落第將歸隱空山謬爲諸

公連章交薦益不自安入山之計益決終無仰見之日聊吐此臆爲開事耳主臣

## 與劉勿所太僕書三 壬戌

項在清源捧讀翰教虛衷篤意殊古逈今舉手加額爲國幸甚及抵白下知義師四集漸及蕪人移鎮上流扼險制勝破竹之勢在於一朝舉手加額爲國幸甚然而今之事雖亟成之功而尚有迴旋掣制之勢志士之所慨而智者之所

溪維也儀雖矇昧辱明公國士之知敢不一竭其愚爲泰山之助往者儀慮夔府失守則彼得歸巫之險今我師據之二便也然夔府形勢山居其上未易守也欲守夔府必星絡緯布於白帝城之上下而後可以死守其兵雖異日進勦不可撤以西今兵力未足則守尚不足何況於攻此其難者一明公此出實以同室之鬪不計披纓舉朔無識之人方以爲擇居勝場今受命

未幾萬目幷萃恐功名之事未可以日月期也三年之後謫書盈篋而不變者古來能有幾人因貴辦之急而不顧萬全先機犯天此知兵者所不爲也二者必居一焉此其難者二分路而進已非贊畫之體節鉞未至尚就贊畫之名即朝廷之上不吝半職而宿套未破則事事須當會稿往返道里遼遠闊絕坐失事機知者所痛況兵之所貴在於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舉

意外之事用格外之人而必事事議會則古之將將能而君尚不御今之將君御之不足而復有所以絆其咯制其機以此求勝是南轅而北轍也此其難者三然制此三難亦唯智者拔難冒鋒武帥之職也握重據勝文帥之職也唯武帥之不任而文帥始不得不身居其難然萬里逆流如懸一線於虛空非有大石以爲根底則士卒心危而不能戰欲大集兵力以先固下流

之本則必擇可任之將付之進攻之事落落蒼與豈無其人是不難明公一斷而已責功之心日急則必有所以緩之之策緩之者安其身之道也安其身而後動聖人之微旨也唯明公慮之慮之者非用游士以鼓其說勸問候以慰其心也在於擇人而任之所擇之人當則其規撫措置必異於近時東事諸將異於平脊則衆必瞻顧瞻顧之際亦須數月而我之兵衆已練閒

謀已通天時已得威信已孚一舉而夷此其時也是不難亦在明公一斷而已國家以文法拘制欲使撫之不受制於制則制必爭爭則事僨爭之於朝而庸庸無遠略之士必以制爲是則勢愈沮爲今之計則有嘿用而不覺者今天下之勢所重在於臺省則卽其勢而用之近者南臺請以兩侍御分監兩軍此石畫也侍御分其地則必不肯數千里而請命於人如此則雖有

會稿之名而疏可先拜如此而後明公之所欲
爲得盡爲之而勝敗無所尤悔此其事雖不盡
在於明公而其機樞皆發亦在明公自斷而已
元儀歸隱北山誓不與聞天下事而以明公國
士之知故於大兄西行不勝其疊疊之私唯不
以其淺言而督之幸甚

#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三

卷第八十三目錄　終

#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 書二十六

### 上姚羅浮納言書一 庚申

數年來荷特達之知一日江干遂成岐路懭恍之情何可言喻唯是國家多故之日在事者方多方以卻步苡徙徜而竚盻乃輶軒北指不聞徇莪天下具瞻所懷但兵食交匱方需弘濟而

以出納之司聞理劇之才天下士無不扼腕憯
之而儀竊以不盡然也昔有虞氏始設此官而
命之曰出納朕命唯允夫出爲王言如綸如綍
命斯爾矣若夫納者不過一人之見一愚之得
何以云然蓋以震驚朕師雖罰不停罟而人心
動搖任事心解有終不能收已覆之水者爾况
自本朝機事不秘而人情盡羅章疏自近世留
中發抄而議論盡列邸報自近年賞罰不行而

政事盡歸空談則無論本朝設官之意以奏繳責之給事原分出納爲二即度今日之政體亦納之責其重有要甚於出者事不專於兵食而權實操乎軍國豈天下士所識哉然又竊有愚焉今之要固在慎所納而今之弊又在塞所納無論中古以上上下交泰即唐宋之季救亂之主亦無不破常格攬羣心以收衆益國今邊事方棘而九重警蹕無聲召對之事旣不可庶幾

而批答之路亦幾於中絕所餘者惟章疏一綫耳今所得達者又不過腐濫之言嬰孁之語而間有草莽之羣策下僚之管見侃𠍄峭直一語有不便於當道無不槩從中阻甚至誘之以溫詞脇之以危語叱之以厲色旁人笑之而不顧也又甚至身列淸近而言乖衆心亦束之高閣命殞疆場而語異塘報亦置之不聞此誠何心哉雖不令之舉彼喪心者甘之如飴其如國事

何其如政體何今幸積翳之後復見白日燎原之餘乃遇回飈通久鬱之情快衆人之忿百世一日其在茲矣苟猶徒去弊規而不一大暢血脉以疏通為延攬以廣諮存直道以集思見休休四海失望名實並失亮高明之所不出也儀素沐淚知不敢不竭其愚而瀕行之際又以賓客冗雜不敢吐一言萬里緘辭伏冀省覽

上姚羅浮納言書三 庚申

六月二十四長安郵使至伏拜劄諭深唯詭說震驚仰藉斧斷數月之前陪京囂聚不逞之徒思欲倚鑄錢之議為狐虎之橫邇來簡束屏息皆垂雲之大庇也元儀竊唯今日國家困於轉輸故小人得乘間入聚斂之策然度聖明亦斷不報何也以三殿而聚斂原俗此以盈內庫今縱有舉動勢必輸之於遼非聖心之所急也陛下果以遼不可無餉則帑金且發何待搜求

故元儀以爲今日聚斂之策亦不足以聳聖聽
然刑餘之徒易爲鼓煽四海聽聞易爲惶駭故
杖禁之施所謂刑一人而天下懼者也然元儀
竊有說焉今內帑充積較之唐之大盈宋之封
樁不啻十數倍宋祖無論即覦貨如唐德亦爲
養兵之計而 主上竟一無所用其意淵微非
德宗之可窺也然在臣下者亦有三咎不可不
自引而徒責 主上二者何也一曰相欺一曰

相誘竭天下之膏脂畢百府之誅求而盡以出關出關之後不以飽戰士而先以自肥今歲無論即如昨歲之五百萬中亦有帑金數十萬也而邊吏竟用之如泥沙大司農以二十條責勘者勘者終不能爲邊吏白一詞譬強鄰侵暴主人慳財誤鬬及勉傾囊槖又爲幹僕之所侵僕即強敏能任欲主人之不疑其心不可得也故曰自欺今 主上倦勤以天下爲弁髦以利害

爲等閒譬如主人髦期高臥一榻而四隣無賴
乘閒而訟之爲主人者固當出私錢籌勝算使
其偶執而失應爲之紀綱者亦當料儲畜算雞
豚屏無益之費修久墮之條錙積寸累以應其
急乎亦空號呼不應委之無可奈何相視而待
其弊乎況法令廢弛　主上徒括其小而遺其
大善政壅蔽上不蒙其利而下亦被其害苟能
修舉而振刷之則可以致文景之富何束手無

策爭言益稅哉建元元封間竭桑孔之術而不
忍益民賦唐劉晏領度支民且賴以饒宋西事
之興至廢學校而終不益累黍其最後一着寧
計口加錢使四民共之而不忍獨厲夫農今之
策何其下也元儀竊不自量自束髮時欲求王
道之實而古今異勢不得其端旣反覆於孟氏
之說而知王道之大在於仁義仁義之實在於
富強強國之本在于富國後儒不得其說而以

富強爲功利之學夫功利之富強非眞富強也果眞能富強則百姓已享太平矣欲不謂之仁義不可得也故近量時事私度人情而輒得開利源者十三條塞利流者三條急遼事者二條其大半亦人所已言也然妄以其商利害未析較得失未明杜漸幾不至用法令不一均率臆而言之而又自信其說不媿於孟氏王政之旹遂冒聚歛之名而不顧故曰冒言然其志則悲

矣世受國恩不能爲閉戶之鄉少學經世又未能踐艸高之跡而上之無常何之流爲達馬周之策下之又耻爲張齊賢道上上書致武士見臾之辱而僅僅附於杜牧之之罪言蘇洵之權書之後以自鳴其志言不足以濟世而徒使後之君子咨嗟而傷惜之亦君子所耻也然無可奈何矣荷蒙下知久在非望又向蒙辱明諭令盡紓所見錄之成書如古忠論論衡策別策斷

之流元儀竊惶悚而未敢今聊言其一端亦遵
明教也弁去年舉子業一冊上呈乞覽惟俯而
教之幸甚

與須日華儀部書己未

七載揆違欣幸一晤卒卒不及道片語耿耿如
何別後臥武林山中數月復還白下江南大水
災而不害使以蜉蝣之命安燕雀之智亦可泰
然誦讀而無奈宗閒何因憶十年前明公令桐

邑下車半月道不拾遺古之英雄未有不能辦小而能辦大者龐士元非百里才以時當自見不肯以百里困耳今乃眇公之時矣蠢爾奴酋不足累朝廷朝廷自開門延盜以中國之大而加之熙洽之久奴之強豈眞足以勝之哉謂非延之使入不可也詰其故則曰無人無兵無餉耳嗟乎使果無人無兵無餉安可謂中國之大而熙洽之久耶故儀竊曰在不用人不合兵不

處餉而所無者特紀綱耳國家制治大約近宋
請以宋事喻西事之急何如今當時一聞兵變
即下詔禮賢備極詳款其詔可考也今用兵已
歲餘矣敗衂亦不爲不屢矣而杳未聞破格招
徠無論草莽之士即簪纓中所超拔者經略外
不聞再也如此用人所用非所需所需非所用
安得量天下無一人可辦此者乎宋之禁旅八
十萬神宗定保甲之兵河北七百二十萬後去

兵籍而所剌義勇前後尚常十萬救太原之兵尚二十二萬汴京城守之兵尚二十萬今遼之援師不能過四萬京營之師不能滿十萬南中之師現操者不能滿三萬兵苟不精多亦何益况拜其數不可得耶豈古之兵若此而今之兵獨少耶豈古之天下可以養百萬之兵而不竭今之天下養數萬之師而即疲耶以國家之經制戶部之歲入不過四百萬而遼東八萬之師

不踰年而用至三百三十萬誠不可謂不費然用之者自費耳辨之者未可謂詘也何也宋復燕雲之時計口加錢合天下得七千二百萬緡鼂後一舉所獮免夫錢者尚二千萬緡今豈不能辦十之一而動輒曰搜括耶況所搜括者不過毫毛何濟於用生財有道經志之矣豈徒以執爭誤疆場之事以催徵煩紙上之文以講祭爲藉口之資耶則國家亦何賴焉故儀以爲特

患紀綱不振耳紀綱振則不必援古裔引　祖
宗即如徐贊善疏中所言令人各舉才者使其
各以封事自達下部擇之有不能應者必幽黜
而多寡不限其數文武不限其途品流不限其
格豈患無人可應而又朝採夕行大破常格異
者擢之閒者劇之廢者復之巖穴之士上者不
惜一介之使數行之詔次者亦以部咨從事命
有司敦禮之豈必講性命狥迂闊者而始可當

非常之典耶顧有益於國家否耳如此而何患
無人紀綱振亦不必援古今引 祖宗即如劉
誠意疏中所云招兵萬人令防內外者先選大
將使自擇偏裨偏裨自擇千把總千把總自擇
隊哨長隊哨長自擇兵各以意招不中程者罪
其人斥之而教練之時厚其犒賞使得以先賞
後罰不率者即得軍法從事以刀鋸代梃杖使
素服其嚴數月之間即可使蹈湯火事急則護

京城事緩則遣之出關諸事備即以擣奴穴頡利二百萬不卅年而盡破於唐文皇虜盛衰何常枉我制盛衰者耳如此而何患無兵紀綱振亦不必援古今引 祖宗即戶部所題疏中最要者二端以天下之魚鱗冊核天下之田以天下之田核天下之契分畝不遺盡從新頒稅式稅過者永不得贖有隱者以其產入官有司免豪強而責小戶代賠者鐫之重典有司準田數

而匿契價者置之重典則數月之內而千萬緡集矣唐宋用錢錢萬倍於今而銅不乏今用錢之地葬過南中而南中之三鑄無資本而歲得累萬然民間所行之錢官鑄居一私鑄居百何也官鑄不廣則私鑄必不可斷也人但知私鑄當禁而不知銅固有限使盡從官收而又如宋初之例禁民間銅飾之具令所有銅器盡納官所而償其值有私匿者置重典而多開鑄局使

郡邑自爲鑄巡以使者察其姦弊不過數月而
可得萬萬緡矣其鑄本即量便而置可不煩經
費一錢而其要在上下通行俱錢九而銀一入
自趨之而又量爲二等重者一分五文輕者一
分十文俟其法稍行徐倣宋西事之例鑄當十
者則其利要溥而民亦要便如此而何患無餉
三者皆無患患今日之紀綱絡不可振耳振之
則自[illegible]王上而外無[illegible]人便者也獨便於[illegible]主

上而　王上又不肯誰肯以其身自嘗於不便
者耶言之徒增嗚咽耳今城下之師不出今明
歲而南中之變將先北而發會以短書遺唐美
成侍御徐玄扈贊善而友人宋孝廉獻孺亦上
一書當道俱以其副呈覽紀綱如此言之何益
特不可不使明公見之耳儀又輯武備志一書
十五年講求今幸成矣而紀綱如此恐亦不足
佐今日之急聊以其序呈明公覽之亦得無爲

之嗚咽耶

與孫瀟湘侍御書 己未

前別後不謂遽罹此變兩過慰閽人以禦辭聚散幻泡何俟人言唯是宗周之恤義同嫠婦況枉要路動關休戚豈暇私痛乎畱臺畱省公論自出自用兵以來尚未見一的確切當之疏一見再見僭陳於左右者實以今日事不宜緘嘿義不能緘嘿勢不可緘嘿耳況開原已失遼瀋

亟危阽蕩之事狂於旦夕失令不言言無日矣今奏牘滿於公車議論多於成功然其膚言套言猥言僻言與夫實實有益之言可一覽而甲乙也今日之言他人必相甲乙則今日之宜言無如甲乙所已言者以儀之愚則近日公車之疏無如徐贊善第三疏之深切有益也若能如其疏而行之國家雖危猶可復安何也以其言皆事事實際亦條條妥當泛視之亦平平無奇

實按之則無迂疎之病亦無空談之弊料事度時定不出此朝廷養士二百五十年而無一箇心邊計之臣一旦倉卒如聾盲辨色各以意逆雖灼灼可聽終爲明眼人所笑今幸得此一人不竭力薦之使盡破資格授以本兵責以成效則天下事豈尚可爲乎劉杜宿將非無萬夫之勇然其身殉國雖忠當速表而智未盡然今必求一智膽兩兼之將授以募兵之責緩則援遣

急則援京此亦最急之務朝廷之上未至顛覆必不肯盡破常格則草莽下僚之英雄俱未敢齒及若勳臣中之誠意伯者使授此任亦必能收募勇敢激勵將士何也以其人之折衝應變固用而後見儀未敢知若其忠義性結眞實足尚人所明也即其頃所上疏申明國法凜凜可聽公車之上尚無此明白勇決者且資尚相近豈惟祖宗時亦無此成例而坐府京營外必不

可相差遣耶儀受知湥渥不敢不竭其愚不自
知其言迂妄願速出一的確切當之疏以扶亟
亾之社稷萬一都城失守史官書曰留臺省時
無一人湥言邊事者豈不為八年忠讜累耶偶
有鴻便寄唐美成侍御一書及所著武備志序
雖書生之談不敢不呈知巳冐昧死罪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二終

副將銜將京營新兵以護豐鎬元儀感其意而
不敢許也何也以願從陳湯班超於絕域而不
敢戀六朝之餘業悠游於衽席几屛之間也唯
明公能鑒此意耳客有張謟者奇士也欲見明
公効鉛刀之割元儀知吐哺之餘自不廢土壤
且欲因之以通十年之闊遂爲奏記如右別附
拙刻冒言一冊其言雖迂或可佐明公一籌非
如山中老儒動輒以荆公爲罵資也唯明公俯

覽之苟有可採何客片楮入告乎

與楊元周給事書 辛酉

不肖儀廓落疏淡唯持兩語以自娛對古人如今人雖劉項之雄觀其事如友之於泗亭吳市之間慕今人如古人聞其聲迹其髣想見其精神不必同堂聯袂而後快也乃辱明公三顧之雅使所欲望見今之人如面炙於古人樂可知也今不肖歸矣滄江萬里一葦容與咎楊鐵崖

當僞周開霸之日携酒挾歌姬濟遠山水間時而使索酒資僞周亦漫應之而無以難也何地不可現自在所可恨者貧劉表以不俊救荆州士從之如雲而武鄉終使甚寡知余不肖未足以窺武鄉之藩而頃在長安煩爲介所哥回至有聲稱之於朝者於不求聞達遠則於保全性命難良可歎也雖然若非此何以見不足窺武鄉之藩乎

報耿樸公職方書 辛酉

伏承下問西蜀之事此事實急而廟堂視之若緩說者曰恐急則駭天下之視聽夫駭天下之視聽者亂也非急也唯平則眞實唯眞實則急若春間遼瀋之變廟堂措置無一事不亂無一事不緩若添設巡撫若臺省募兵其最效驗者也今此事未論緩急先論大小若不設制臺合數省之力則大而小用之小則不勝若徒設制

臺徒各數省之功而無實實行乎着數實實布
置規則則大而無當猶之乎未也今則闔當事
之言曰撫臣補矣大將用矣主司論矣無以加
矣其言誠不謬然身任東南遂爾怠倦則凡所舉
動必求萬全之策非為完太倉情不體面而已只
許目下所用之人果能辦得此事否片紙之論
果能如臂使指否如能則可望其收西面之功
矣苟或未能則又當求之求之之策如主司農

進勦急着一疏庶幾近之然竊以爲未盡然也
幸明公在中樞藎言而無誅可乎夫東事之弊
在於添官而今日司農之疏懲噎廢食又在於
省官夫兵之自夔州自偏沅自漢中此不易之
策也而欲以秦撫駐二郎關楚撫駐沅州黔撫
駐永寧滇撫駐霑益則四省者非無事之國也
唯以鄖撫駐歸巴則庶乎可矣而制臺所駐何
地地廣兵衆必得一而人權同制臺者而後爲

首亦為尾其精神無不徹事勢不相得而後可
則莫如議設武總督為第一要着也而其它進
兵之處廟堂擇一知兵道臣足矣不可使撫臣
移鎮而顧彼失此亦不可儘現在之官而奴耕
婢織至於用兵之地先審大勢宜首夔州次漢
中而後次及於雲益永寧沅州何也夔州東南
半壁之咽喉也我得此則彼有坐困之形為彼
所得則彼有建瓴之勢矣漢中為蜀通中原之

門戶我兵巳至保寧則自保寧而下流不過八日可以抵重慶是我又據一上流矣其需益永寧則攻其穴也沅州則擊其腰也然勢必用土兵使我欲用漢兵於三地則其地原有土司募漢兵難而調土兵易若我於歸巴漢中之大路不多設漢兵則所謂以夷攻夷之說亦未可用也何也其心亦不肯畬酋也特發有先後耳況愈來則愈慾愈慾則愈變理有固然故必漢兵

之神氣勝而後土兵可調然自有東事以來漢兵無可調者也唯在於募而募不易言矣以今官府之法而募之則激烈意氣膽略足倚之人不俛首而來也欲使人自爲募說則長矣萬一揭竿而起者借以首禍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早爲計也其法唯在用豪杰而任之以官一方有一方之豪杰任之則激烈意氣膽略足倚之人無不歸矣而又度其忠義可信者授之以官

則彼已被朝廷一命其所爲已在羈紲之中而非其人者必不敢妄干則又寓弭亂之道也北而漢中之礦徒南而江淮之銳士獷處健步善走之夫江楚荆襄慓悍負氣之士無不可用也不必使募兵之官紛紛四出而但以委之文武總制唯酌其便而善用之則事有窾會矣至於餉則宜取於本地而不宜遠解以滋勞募兵之費當取給於內帑方湊手而不寬緩一應兵單

嘗專委一官於江南製造不宜給價於兵使其浪費而無實具此雖事關三部而亦貴署宜先爲酌定者率率奉答王臣

與耿樸公職方書二 壬戌

自涿鹿奏記後杳不得長安信想承批答尚未展讀鍾山山下大江江畔敝廬無恙吟詠之餘白日多暇仰慰天上故人庶幾庶幾廟堂有士如雲而支天撑地唯藉一人幸勉大功以答士

雖令不肖餓山中人矣不敢復言天下事獨念隱人小止在舊京郊外舊京多故則猿鶴震驚令舊京諸在位所可倚藉者唯于振芳司農劉冲和誠意而已今南本兵缺此中日夜望倚重于使君不知廟堂之論如何誠意受知使君効竭死力涖事以來旌旗改色但操江所統者軍也軍有緩急不肯任戰且所統選鋒者千五百人耳今年荆楚恐有大故雖有絕世之才而欲

以千五百之疲軍責之捍敵不能也今唯有兩事可以不煩力而救弊唯使君有心可以作此遠籌一則　祖宗朝原設操江巡江大臣各一員後因承平合而爲一故今之銜曰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後以承平故三十年以來廢弛巡江之事今上流有事宜修明此舉使誠意於吾四月間泝流而上整頓荆楚之防遏即有竊發可以不煩大兵此王晋溪陰任王文成之故智也

一則水陸營兵額有六千今者司馬之藉尚是此數而日夜因循遂至三千五百今專其事者額設一都督流官而避忌不至缺者已數年矣向屬誠意署練頗有成功南中諸公所以交口譽之者實以有所見也今宜將此營勑印暫幷於操江此營乃兵也庶幾肯戰且令稍稍加募縱不能六千或至四五千之數使並屬於操江則操江之兵勢漸振而又可因兵以勵軍此救

急長策也今臺省所言皆便已養交之事而於
天下大故不肯留心令使君壯事毅然爲成此
舉以貽舊京泰山之安萬六荆楚事急可以不
至狼狽後世之服使君亦如今人之服胥溪儀
感念知已間世所無忘其出位之箴縷縷不已
得遨天上故人之靈使猿鶴不驚則數年之後
必有稍稍可觀之書潤色太平不敢因身之隱
而廢其言之文也翹首青雲馳戀何已

與耿樸公職方書三甲子

紅塵歘歘中獨丞青眼引以密譚期以遠屆颰風四起怱若夢寐人每不能忘異夢儀敢忘䀹使君哉昨歳過平原一介相聞而䀹使君在郡也居高陽公開幕中與鹿乾岳日聯牀而臥以䀹使君之才之品尚汩汩人口中未嘗不中夜引涕也元儀所以辭總戎居開幕非敢自憍慢也往以斷不受官辭䀹使君言猶在耳畔不敢

負吾心不敢負明使君也今年為高陽公所強來督舟師兼備車牌器械所領帑金五萬所省幾二十萬幸而兵無逃無譁今告成事道出郡治以為必得一把賂以兵艦夜至晋兵以騷貴郡兵先而騷濤源俱負明使君者淚無寧不及門以負明使君也雖然元儀非人也殉天下而過一身類如此矣非明使君孰鑒之天如欲平治天下尚得執鞭弭以從明使君之後曰與乾

岳丈謀之而未敢告於明使君者也

與楊修齡太常書　癸亥

棲霞一片石江水吼其外隱隱林薄間如奏金石於瑶圃今眞可憶想不可卽矣葢元儀與明公握別之地也將十年矣明公負天下之望日重天下陰受明公之賜日深朝廷之所以倚重明公者日至晉登三事出鎭一藩此轉盻事耳儀白衣在軍聊蕭如昨十年以來無繇一字之

通今咫尺神京夢寐丹觳而追隨出關常至絕
域一關爲阻長安萬里命也如何儀以鴻毛渺
質託羊角高風竹素多慚珠鈴豈練徒以一腔
熱血曾効朋友欲灑君親忝所謂薦彌衡之表
空出人間嘲楊子之書已盈天下然而力或不
逮心常自矢其人雖或不聞明公豈不見矜乎
使令之所坐果中其罪則公道之行何間怨德
孰無鄉曲孰無戚容跡久遠於長安名已同於

匪類明公矜之否耶自遭誹言已絕當世明命
督於封疆召以介弁不敢不黽勉而趨拜疏辭
官請以白衣至關一見樞相而返終身丘樊以
吟以咏未蒙聖鑒督促就道終衡戍命仍此荷
衣冷幕經冬危關浹歲旣灑之血雖化碧而猶
存自矢之心憐徒赤而葬鑒嗟乎大道五千所
制者葬先於躁豈敢擊缶而歌然浮生七十可
悟者幕甚於時能無頫首而鳴呼臨楮皇悚

與文文起殿撰書　汝子

弟千葉萬葉俱癡心痴胆自造應向如來回向但使之作雇船生活猶似不足而使之爲牙行心骨俱碎矣翁兄亦憐之否耶玆啟元朗先生所著何氏語林乃先太史爲之序先憲副曾有批本傳之不孝弟處屢遭家難手澤幾於殆盡所餘者唯此耳猶子孝廉兆河不忍湮沒欲壽而行之未及竣而溘先朝露今其子諸生霞杲

不忍沒其父之志諸孤方食貧拮据竟之以今日之序遍相天下無踰文先生況先太史倡於前或今日之請亦文先生所不忍拒也匆遽削發不得親率之以懇爲致區區唯翁兄矜其志允其請使何氏之書世得文氏爲皇甫而區區茅氏亦五世爲効其力傳之藝苑未必非佳話也草草

與練任鴻直指書 甲子

恭唯明公以血心持天下之安危決膽持太平之是非以實力持天下之艱頑海內欣然向往而兒不肖儀亦竊承大雅之餘者非盡先君子以水部行河瘁殁夏鎮夏鎮之人士至今思而祠之其父老子弟毎言明公過其祠而低徊太息也因而悉明公治沛之政皆斧無兩竊欲執鞭而明公已入西臺毎從邸抄讀大疏如親炙名賢也今遡事方艱特簡明公以任此責國脉

民瘼俱有濟乎儀妄男子也自以世荷國恩不敢惜其死而世卽坐以死法狄山乘障自古巳然儀復何憾今以督師相公題差奉簡書而來募船幸船巳募足奈道路修遥使稍阻滯則重九風高不可渡海便當守凍至明年三月以二千餘人而坐縻半年之餉當損國帑一二萬金故督師相公切慮之耑函相懇運艘之讓兵艦自有往例也今年運事巳遲矣恐非明公嚴檄

差官諭之必有爭執至執而爭爲釁已大使兵船阻於後而彼知此番無守凍錢糧必至饑死途中則勢必鬧此三者當深長慮也明公秉大政於此凡出其途者自當欣然如依父母敢因督師相公之懇而附白其不得已之詳唯明公亟鑒焉公移三冊呈覽前途肅面未悉

與李玄白如皐書 庚申

昨得新除深爲海甸稱慶大亂已作人心已離

優遊館閣事吾輩生非其時矣苟得一官無不
可自見况江海之間正有殷憂吾兄毅然就此
非遠識者不能弟不肖亦友天下士多矣每與
文寧先生上下其間無能右吾仁兄者今吾仁
兄用天下之時矣天下之事又莫難於兵而生
今之時有一方之寄又不得不任既不得不任
而又不克爲任待事之決裂而一身付之造物
豈不痛哉如臯爲江海之間戸居平無事鹽盜

窟穴況今多故之日姦宄生心匿形露影吞響滅聲已屢屢矣不爲先事之防坐待噬臍之及知明君子之所必不出也夫庸衆之言以爲天下之亂如河決山崩非寸土尺壤之所可支愚則以不然患無其人耳苟得其人如陳矩之守德安以區區文法之吏而扼金人方張之時前後八年城屹不動況其才識蓋百倍于彼者乎一旅之衆可以興夏況總數萬之兵自居江

海之要衝苟有能養其殷阜以固元氣作其忠勇以一民心攬英雄以為人望納無藉以絕盜根用其沙船則水戰第一用其沙民則水兵第一無事設防則海氛可淨有事外援則虜穴可乘置其兵於寰宇全局之外則首擊首應尾擊尾應此又豪杰之良圖而上臣之秘策也當今之世非足下孰望哉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四終